

# 人事錄

力歌等

難道自己還要繼續在市政府

——夜夜寫材料嗎

到市政府工作八年了 八年自己寫了多少材

料 八年她給「四個市長」「八個副市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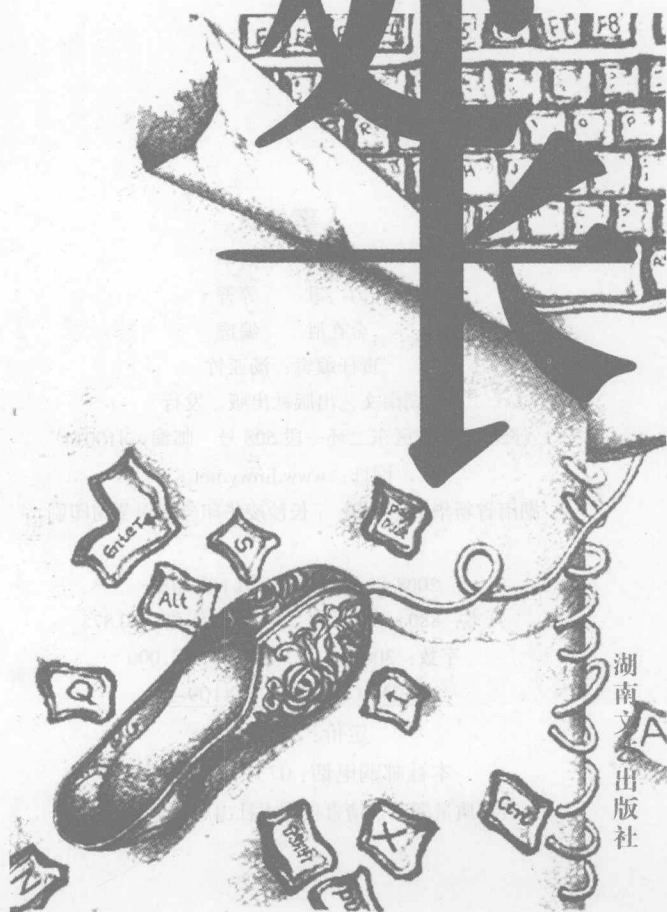
寫過講話 按每年一個市長十個會議講話 副市長五個

會議話算 也超過五百篇了吧



# 人事处长

力歌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事处长 / 力歌等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4

(中国新写实小说丛书)

ISBN 978-7-5404-4109-8

I. 人… II. 力…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4504 号

## 人事处长

出版人 刘清华

力 歌 等著

金在胜 编选

责任编辑: 汤亚竹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凌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mm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300,000 印数: 1—12,000

ISBN 978-7-5404-4109-8

定价: 25.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目 录



## 挂职干部

杨少衡

001

有一天，市里一位领导来县里视察工作，该领导分管农业，早几年到省农科院联系工作时就认识吴悠，此刻到县里不免要关心一下……

## 人事处长

力 歌

057

由于职业习惯，刘克俭说话一向严谨，像这样违反组织纪律的话，他甭说敢说，就是想都不敢想。他知道这是学生处处长在诤对方……

## 较量

胡学文

073

这事，闫书记不知道，李县长更不知道，而老古知道却没说。现在闹得沸沸扬扬，自然影响到了李县长和闫书记……

## 卷毛县长

晓 宏

107

当时县里用车紧张，只主要领导有专车，其他领导用车由行政科分派，庄猴子分明是有车不派，另有安排，没把葛珊放在眼里……

## 国家利益

李 铁

151

最重要的是在处理与上级领导的关系上孙兆伟更是没法和他相比，孙兆伟似乎只靠着一个老潘，而他却和大多数的领导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至关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把手老鲁的赏识和器重……

# 目 录



## 失踪了的“正科”

傅爱毛

208

好不容易才混到了“副科”的职位上。单位的另外几个“副科”都是本科文凭，他不拿到一个“本科”，简直就站不到人前去了……

## 见义勇为

杨金远

239

县里做完报告，接着被请去省里。这回是由县委书记亲自带团，县里有关部门的领导随团，大大小小的也有十几个人。报告地点安排在省委大礼堂……

## 推荐

王秀云

267

难道自己还要继续在市政府一夜夜写材料吗？到市政府工作八年了，八年自己写了多少材料？八年，她给四个市长、八个副市长写过讲话，按每年一个市长十个会议讲话、副市长五个会议讲话算，也超过五百篇了吧……

## 面条考察团

海 南

322

当了十载市商业局副局长，可谓十年一贯制的第五副局长，屁股都坐木了，可位置始终不能靠前挪一挪。半年前第三副局长调出，又来新的接任……

## 挂职干部

杨少衡

### 1

吴悠在高速公路上接到黄必寿的电话。

“吴悠，你现在过来。”黄必寿口气很硬，“马上。”

吴悠说：“你谁啊？”

“你手机坏啦？信号不行？我黄必寿！”

“黄什么？什么？”

“吴悠你装什么傻！”黄必寿出嘴开骂，“都他妈什么时候……”

吴悠把手机翻盖一合，拒绝理会。

几分钟后，铃声再响，还是他。

“吴副，是我。”这一次口气好多了，“黄必寿。”

“噢，县长。”吴悠回答，“我在高速公路上。你知道的。”

他在那边急了。他说现在有一件事比较急，需要吴悠立刻掉头回来，一起处理。他知道高速公路不允许车辆调头，吴悠

可以在最近的一个出口下高速，出收费站后，拐个弯再上路，回奔省城。

吴悠说：“县长忘性大了。昨天谁让我马上回县里？谁说的话骂的人？”

“你是副县长，不是大学女生楼的小姑娘，别小心眼，一两句话计较什么？”黄必寿说，“你忘了我什么人？劊夫。这谁的发明啦？赶紧掉头，现在该你，该你的时候你还往哪跑？快回来！搞砸了咱俩全都得挨人一劊，无论公母。”

黄必寿问吴悠脚上穿什么鞋？穿高跟鞋不行，要真是恰巧高跟，他会让人赶紧搞一双旅游鞋，带到现场等吴悠换。现场在哪？省政府大院正门外。

吴悠听完黄必寿的电话，没说回，也没说不回，一声不吭把手机盖合上，眼睛看着窗外。窗外闪过一面巨大的指示牌：“下一出口：十八公里。”

她对司机说：“快点。”

四十五分钟后她回到省城，直接去了省政府大院。省政府大门口交通受阻，电动不锈钢闸门已经闭合，百余上访群众散乱乱地围坐于大门外，看上去黑压压一片。

“我看到你的车了。”黄必寿的电话又到了，“不要停车。左拐，先到我这里。”

在省政府大门斜对面一座大楼的二楼里，吴悠见到了黄必寿。这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写字间，此刻被临时租用，作为黄必寿县长的应急处置本部。这里有一扇朝东的窗子，正对着省政府大院门口的广场。吴悠到达时，屋子里围着不少人，除黄必寿外，还有县政府办、信访局、驻省会办事处和乡政府的若干人员，集中于此，指挥广场上另一批人处置本次群体事件。黄必寿站在窗前，右手一部手机，左手一架望远镜，看上去有些滑稽。尤其显得滑稽的是该县长胸前还别着块红色会议出席证，上嵌有本人照片。照片中的黄必寿西装笔挺，满面春风，



笑容标准而灿烂，与此时此刻县长大人焦头烂额之态正成对照。

他是从会场上被叫出来的。时值年初，省人大依法召开例会，全省人民代表汇集省城，听取工作报告，审议有关事项。县长们多为基层人民代表，自当隆重出席。省人大开会很严肃，会场内禁用手机，采用先进技术，将手机信号彻底屏蔽。因此事情一出，人们找不到该县长。省里一位领导下了命令，有关方面费九牛二虎之力，通过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掌握了黄必寿在会场的准确位置，把舒舒服服坐在位子上认真开会的黄必寿找到，即刻拉出座位，悄悄带离会场，请君委屈，先忙去。

黄必寿说：“真是他妈怕什么来什么。”

此刻围坐在省政府大院门口广场的上访者都是来自黄必寿县长治下的浦湾乡坝下村。他们到省城上访，事由已经有些古老，为的是当年浦湾开发区建设时的征地赔偿事项，迄今已八九年时间。近些年里，这一事项曾屡成话题，多次上访，让许多人伤过脑筋，但是以如此规模，用这种方式上访，还是第一次。省人大、政协两会期间的群体性上访影响很大，最让有关官员头痛。许多地方在两会召开之前和会间都要千方百计做好防备，本县当然也不例外。省两会前，黄必寿曾亲自安排县政府各相关部门摸排情况，发现热点和各不稳定因素，分别派员负责处置，说服劝导、掌握动态、全面预防。同时他还安排信访局工作人员随同人大代表一起前来省城，驻扎于本县驻省城办事处，自行为省两会提供额外服务保障，由县财政支付费用。黄必寿当然喜欢花钱供这些人在省城白吃白喝，什么事都不干，要那样真是谢天谢地。谁想很不幸，到头来还是派上了用场。

“吴副县长先休息，喝口茶。”看到吴悠进门，黄必寿点头，吩咐说，“让他们再磨会儿，然后你上。”



黄必寿已经安排数人在现场与上访群众谈。劝告他们离去、归返，有事回去商量，不能这样围坐于省政府大门。前方人员传回的信息很不乐观，浦湾村民的这一次上访似乎来者不善。村民们说，问题不解决，他们不回去。他们不相信县里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要见省长。

“后边一定有人挑动组织。”黄必寿说，“这家伙比咱们这些死人有本事。”

黄必寿骂谁死人？乡里干部。从浦湾乡到省城，距离三百余公里，这么多乡亲不可能排起队，一个跟一个用两脚步行前来。得租用好几辆客车，事前约好谁谁上一号车，谁谁上二号车，规定上车时间地点，有人招呼，有人安排，工作量不小，还需要经费。这一段行程合计四个半小时，其中乡村公路要走一小时，高速公路走三小时，进城要耗半小时，他们是在上午九点到达并立刻围坐现场，因此一定是在凌晨四点左右上的车。这么大一支队伍要行动，估计从半夜间就得开始动作，那时满村里一定闹哄哄一片。但是乡干部们事前什么动静都没听到，也许是听到了却不当回事，一个个都像死人。直到措手不及，眼巴巴看着乡亲们轰轰烈烈亮相于省城。

吴悠问黄必寿：“县长怎么考虑呢？”

黄必寿说，首要的是把上访群众弄回去。光把他们从省政府大门口请走不行，这会走了，等会还来，得折腾到什么时候？省政府大院内各部门已经半天不能正常办公，再闹上半天，那就不是骂乡干部死人，轮到县长死人一个了。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天气。现在是初春，气候多变。气象预报说，一股强冷寒流会在今天下午影响省城一带。寒流到来之前天气会格外闷，气温异常升高，乡亲们今天凌晨上车到省城聚集之际，恰遇上气温异常升高，看起来他们都穿得不多。乡亲们平时也不太有出远门的机会，经验明显不足，组织他们前来的人要么同样考虑不周，或者明知应当考虑却有意置之不理。眼下省城气

温尚可，下午北风一起就坏了，要是熬到晚间，降温加上下雨，省政府大院门口活活冻翻几个，那就出大事了。

“一会你上。”黄必寿说，“要软硬兼施，说服他们上车，离开，马上。但是他们提的所有要求都只能答应回去研究，不能当场退让，不能开口，不能承诺。”

吴悠摇头：“这样很难。”

黄必寿应得非常干脆：“不难还要你我干什么？”

吴悠恼了：“这样吧，县长为主，我跟，县长走哪我跟哪，保证寸步不离。”

黄必寿笑，他早知道吴悠厉害，吴副县长在县里再呆下去，早晚有一天他会让她搞死。今天没办法，前边那个地雷阵别人蹚不了，非得让吴悠自个儿蹚去。他不能去，就在这里拿望远镜看热闹，用手机指挥。为什么他不上？不是他怕死，是还不到他黄县长死的时候。他一上就没退路了。今天上访群众并不全都衣着单薄，里边有几个人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形迹可疑。他们穿得很厚，显然有备而来。那几个人很可能打算闹点大的，没准他们正在耐心等待，只等黄县长一到，趁县长与群众密切接触之际突然乱拳齐下。人民代表，县长黄必寿让本县人民在省政府大院门外痛打一顿，这怎么可以？个人吃点皮肉之苦是小事，县政府脸面丢尽，这以后还怎么治理一方？

“你是女的，长得漂亮加心眼好，副县长还兼省领导，情况特殊，他们不会下手打你。”黄必寿说，“所以要你上。”

他讲了一句硬话，意思是吴悠你记住：这件事你有责任。

吴悠脸一沉，站起身要走，黄必寿一把将她抓住。

“别急，不到时候。”他说。

那时已过中午，围坐在省政府大院门口广场的群众开始显现疲惫。这些人经长途奔波，来到一个陌生地方，干一种他们并不熟悉的事情，心中难免有些忐忑。动身以来他们都没正经吃过饭，只有一点干粮、矿泉水充饥，此刻个个又累又饿。

人到了这种境地比较容易动摇，这时劝导说服事半功倍。因此黄必寿耐着性子，仔细等待火候。其间，有一个又一个电话打到他的手机上，差不多都是询问动态和处置措施的。有省领导，有省重要部门，有省两会秘书处，市长和县委书记也分别打来电话。从黄必寿表情看，其中几个电话应当口气分量沉重。

黄必寿满头是汗，喏喏相连：“放心，放心，我一定处理好。”

转过身他在电话里声色俱厉，把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骂个狗屎不如。

“你脑袋里装些什么？全是屁？得给你扎个洞放出来？”

发这么大的火，其实也没太大的事：黄必寿安排这位主任在省城紧急租用几部大客车，准备疏散上访群众。主任通过办事处很快办妥，把四部大客车调到现场附近。黄必寿用望远镜远远一看就火冒三丈，骂主任没脑子，要主任立刻另换四部大巴，普通客车不行，要有特殊设备的。他所谓的特殊设备其实就一条，车上要有厕所，该厕所必须完好无损可以使用。黄必寿限主任二十分钟内把事情办妥，否则不客气。

“办不好给你好看。”

不到二十分钟，车换好了。黄必寿抬眼看吴悠。

吴悠平静道：“我们走。”

她带走了屋里的三个人，一起上阵蹚雷。黄必寿做了战前动员，依然是他的黄氏风格：“你们三人要是让吴副少一根毫毛，别指望我客气。”

吴悠一行赶到现场时，四辆备有厕所的豪华大巴已经停靠在路旁，还有一辆小型皮卡来到大院门外，车斗里一层一层，叠放着一些旧啤酒箱。吴悠让人立刻把箱子分别搬上大巴，自己一步不停，一直走进人群里。

“我是吴悠。”她说，“大家还认得我吧？”

人群围上前来。

十五分钟后，上访群众开始离开省政府大院门口，分别上了路旁的大巴。又过了十分钟，大巴一辆一辆驶离现场，大院门口广场忽然变得空空荡荡，只丢下满地塑料袋、纸张和矿泉水瓶。

这时黄必寿才亲临现场视察。他快活不已。此刻已经没有谁躲在暗处，试图对黄县长实施袭击，可以让他从容视察满地弃物。

“该拿什么奖励你，吴副？你想要什么？”他对吴悠哈哈大笑，“你行啊你。”

这该怎么回答？别说他，吴悠自己都讲不清上访群众是怎么给劝走的。在她带着三个人走进人群之前，乡里、县里十数个干部苦口婆心，已经跟上访群众谈了三四个小时，她跟群众说的话里，没有一句不被他们说过无数遍。不同的只是她是女性，副县长，身份更高一些。吴悠对把她团团包围起来的群众说，她代表县长来看望大家。县长开人大会，一时脱不开身，特地让她代表县政府来这里跟大家谈。她回答群众提到的各种问题，谈到县里会认真对待群众的意见，会仔细研究，给大家一个说法。她讲了几句硬话，说聚众围坐省政府大门，妨碍上级机关工作秩序肯定不对，再这么闹下去会有严重后果。她也讲软话，提到即将到来的寒流。她说，现在天气开始转冷，大家衣裳单薄，从早上到现在没吃一点热的，这能撑到什么时候？赶紧上车吧。车上已经为大家准备了快餐，为了让大家能吃得热乎一点，县长特地交代快餐店在装快餐盒的旧啤酒箱上下都铺了隔热泡沫垫。但是也不能拖太久，再拖下去，热饭也会变冷的。

那时还没人动。上访群众只是面面相觑，可能肚里叽里咕噜，却没有行动。

有一个看上去最多十一二岁的孩子挤到了吴悠的身边。这

孩子跟着大人们跑到省城上访，不知是为凑热闹，还是凑数。孩子跟大人不同，他们更不会照料自己，只穿一件薄外衣居然就来了。吴悠看见他理光头，满脸发红，脸上挂着鼻涕，睁着两只眼睛，抱着肩膀冷得缩头缩脑，一时非常不忍。忽然间她想起自己脖子上的围巾，当即一把扯下来，围在孩子的脖子上。

“你们还等什么！”她忍不住嚷，“快上车，别把孩子冻坏了！”

人群即开始动弹。有人招呼：“走吧，走吧。”

就这样结束了。意想不到。

后来吴悠想，其实当时谁去了都一样。经过下边干部大量说服，加上天气身体诸多因素，许多上访群众早有退意，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台阶下。黄必寿考虑得真周到，为他们准备了吃的、喝的、坐的，还有一个和蔼可亲的女县长，他们能不走吗？

黄必寿却不给吴悠一点喘息之机，他还有一手。他说：“吴副县长再辛苦点怎么样？这事就负责到底？”

他要吴悠即刻启程，尾随上访群众返回，一路上注意动态，及时处置可能出现的问题。他说，他已经有所考虑。为什么非要租用带车中厕所的大巴？因为必须保证大巴一路不停，不用为了让乘客撒尿拉屎而停靠休息区，要在最短的时间里一直开回浦湾。这有利于避免途中生变，发生其他意外，防止上访群众忽然在哪滞留不走，甚至杀回马枪又奔回省城。各项措施之外，再有吴副县长紧随其后，就万全了。

吴悠说行，服从领导安排。

“回去以后你马上了解情况。”黄必寿并不理会吴悠语音里的不快，继续交代说，“查那个人。我有感觉，今天的事情肯定跟他有关。”

“谁？罗伟大？”

“就是他。”黄必寿说，“你发现的人才。”

黄必寿上车，继续去当他的人民代表。车开之前他忽然按下车窗玻璃，把一个指头从里边伸出来，指着吴悠。

“我定了，奖你牛绳！”他大笑，“奖一打，十二条！”

吴悠冷笑道：“谢谢。不要。”

黄必寿这什么意思？他说的不是别的，就是刚才吴悠从脖子上扯下来，给上访农家小孩御寒的围巾。有一次县政府开县长办公会，黄必寿开吴悠的玩笑，建议吴副县长今后参加县长办公会要把围巾取下来，别圈在脖子上。他说，吴副县长是省城女子，气质本就异乎寻常，再加上这么条围巾衬托，害死人了！这东西扎在咱们下巴这里就跟拴条牛绳似的，人家往脖子上一圈，胸前一搭，完了，就这牛绳弄得咱们举座不宁，眼光全都直的。这还让咱们县长们怎么开会，怎么为人民服务？

## 2

吴悠到县里任职之前在省农科院工作，当农业科技信息中心副主任。吴悠的本行是果树栽培，硕士，搞过几个课题，出过一些成果，一直很得院领导器重。院里成立信息中心时，院长找她谈话，说她课题组带得不错，不光能搞科研，还有行政能力，想调她到信息中心当个小领导。她知道院里是好意，虽然离开本行有些不甘，搞点行政工作也颇有挑战意味，就答应试一试。没想到这一试就把自己试到另一条路上去了。吴悠在农科信息中心当了两年副主任，接触了很多新事务，处理了一些新问题，有不少感想，忽然又有了新情况：上边抽她出来，下基层当副县长，时间两年，称“挂职干部”。也不是光抽她一个，省委组织部从省直部门一共抽了六十多人派下去挂职，称“干部交流锻炼培养”。吴悠因此成为“吴副县长”，简称

“吴副”，来到黄必寿县长治下县，领教了该县长许多十分新鲜，匠心独具的基层科研成果，例如其所谓的“牛绳”。

黄必寿称吴悠为“省领导”纯为调侃，指她在省直单位当个小主任。初到县里时，黄必寿对吴悠发表高见，说吴副县长你的名字不错，但是违背上级文件精神。吴悠不禁发懵，问黄县长这话怎么讲？黄必寿说上边强调咱们各级干部要有忧患意识，你是省领导，公然唱反调，无忧无虑，哪有这么快活的？

他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失望。吴悠到来时，一看她是女的，来自省农科院，黄必寿就摇头，偷偷跟市委组织部的人说：“怎么给我一个花瓶？漂亮有什么用？又不是自己的老婆，能拉上床？她会干什么？帮我们从上边搞钱，还是到下边捉贼？”挂职副县长不从县里开工资，但是县里也不是没有负担，生活要安排，车辆要保证，办公室和办公桌也不能少。作为县长，黄必寿当然希望投入产出能够平衡，最好略有盈余，如果吴悠来自省财政厅，或者交通、建设、水利以及其他管人管事管物管钱的强力部门，他肯定格外欢迎。

黄必寿很绝，他没有按通常做法，调整县长们的分工，划出一块让吴悠分管，而是宣布让吴悠“全面配合”县长工作，什么都管，其实什么都管不了。他也不给吴悠配车，只说目前县里车辆不够用，吴悠工作用车由县政府办负责保障，随要随调，县政府没车，从下属单位调，实在不行就调他的县长专车，务必保证。说起来极有诚意，实际上很虚。他还说这只是“临时措施”，最终得设法给吴副县长配一部工作用车，吴副自己能不能也想点办法？从省里弄点钱，不足部分县里再想想办法。说得冠冕堂皇，意思其实很明白：不能让吴悠太舒服了，得逼“省领导”去省里搞钱。

有一天晚上，县长们开会，散会时吴悠问黄必寿：“县长有时间吗？”

“有事？”



“给你提个意见。”黄必寿表情有些惊讶。看了吴悠好一会，点头道：“你讲。车的事？”

那时人都走了，政府会议室就他们俩。吴悠说她到县里是来工作，不是来计较坐车的，那些事听从县长安排，怎么都行。今晚她是要对县长的语言文明提点意见。县长是一县之长，政府主要领导，公众人物，在一个严肃的场合，对待一项严肃的工作，哪能像个鱼贩子似的一嘴腥气。

黄必寿大笑：“又是哪句话冒犯你了？先进工作者？”

那天晚上县长们开会，研究的是五一节表彰劳动模范的事情。名单里有一个中学老师，黄必寿问：“是不是县医院那个女医生的什么，先进工作者？”有知情的发笑，说没错，县长记性真好，就是他，女医生的前夫。吴悠有些纳闷，插嘴问谁是先进工作者，这男老师还是那女医生？大家即笑翻了。黄必寿说吴副你怎么搞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你还不知道谁进谁的？

原来他们说的话涉黄。医院女医生嫁过两个丈夫，前夫自然是“先进工作者”。进哪去呢？搞什么工作呢？可以意会，不必言传。

吴悠正式地提意见，黄必寿当然也得正式回应。他说：“吴副县长意见提得好，接受批评。吴副县长你去准备几个口罩，今后开县长办公会，谁的语言不文明，你给谁戴上，算是处罚，我批准啦。”

吴悠说：“县长我是认真的。”

“我也挺认真的。”他说，“有一点你得注意：你从省城科研单位来，基层的情况你可能还不太适应。这跟你们省里不太一样，有些时候你也得谅解，明白吗？”

他说自己“嘴是臭的，心是好的”，还问吴悠是否清楚他本来干些什么？吴悠说她听说过一点。黄必寿笑，说他相信吴

悠听到的不止一点。他是干什么出身的？阉猪。他没卖过鱼，但是阉过猪，叫“做过生猪的计划生育工作”。这种工作文明程度有限，吴悠不能对他抱太大希望。

吴悠很清楚，其实黄必寿不像他自称的那么寻常。这人三十六七，比吴悠大不了几岁，已经当了县长，如果光会阉猪讲黄段子，他肯定还在乡间各猪圈间溜达，轮不到他来主持县政府办公会。这人不时卖弄自己的乡村背景，其实并非农家子弟。他不是本县人，出自邻县一个低级农技人员家庭，父母都是中专农校的毕业生，小知识分子，在乡村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黄必寿自己受业家传，乡村中学读完高中后，考入省农业大学，读的是畜牧专业。毕业后他给分配到本县，去了一个乡畜牧兽医站。他自己说过，当时他的伟大理想就是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县城的生猪育种场谋得一份工资。但是不行，别人比他有办法，留在家乡，他给调到外县，举目无亲，还下了乡镇。乡畜牧站条件很差，设施简陋，大学里学的东西在那里不太有用武之地，他便自学成才，跟乡间游走兽医学了一手阉猪技术，不时拿出来为农民服务，竟颇受欢迎。几年后他当了畜牧站站长，然后当科技副乡长、乡长，一步步上升，直到现在。

后来吴悠跟这人熟了，也比较友好了。有一次因为一件什么事恼火了，吴悠在一张纸上写了“劊夫”两个字，隔着会议桌递呈县长阅示。黄必寿装傻，说吴副是研究生，认的字可真多。这个字挺面熟的嘛。怎么读啊？什么意思？是古时候上山打柴的那种职业？吴悠说打柴的叫“樵夫”，人家拿的大柴刀，不像你，你拿的就一把小刀，但是下起手没一刀不见血的。

这个县政府班子里，除了吴悠，没人敢这么跟黄必寿说话、提意见。黄必寿细高个儿，细眯眼，白净脸，人长得挺清秀，并不凶神恶煞，但是人人怕他，因为他会骂人。如吴悠所形容，刀刀见血。黄必寿并不乱骂人，也不常骂，就是特别会